

## 學術論文

## 難解的區域衝突——論卡拉巴赫區衝突問題

## The Intricate Conflict in Karabakh – An Analysis of an Unsolved Regional Conflict

吳萬寶 *Wan-Bau Wu*  
淡江大學德國語文學系教授  
*Professor of German Department*  
*Tamkang University*

## 摘要 / Abstract

卡拉巴赫衝突係歐安組織涵蓋區域內，從冷戰結束迄今，尚未解決的三場區域衝突之一。由於歷時久遠，固有「被冷凍的衝突」之稱。不過，此一「被冷凍的衝突」卻不時發生人員傷亡的衝突事件，2016年4月雙方且爆發自1994年的停戰協定以來，人員傷亡最為慘重的衝突。衝突發生後，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歐洲聯盟、俄羅斯、美國等相繼呼籲衝突雙方遵守停火協定。歐安組織係此一衝突的主要處理機構，而其明斯克小組共同主席則是主要協調人。但歐安組織歷時二十餘年的協調努力，成效卻極為有限。本文首先分析卡拉巴赫衝突的起源與發展；其次分別探討國際組織(聯合國、歐安組織和歐洲聯盟)、南高加索周鄰國家(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的相應對策，以及和當事國的關係發展；繼之討論此一衝突的難解之處。最

後是本文的結語。

The Karabakh conflict is one of three regional conflict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resolved in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hence OSCE) reg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Due to its prolonged duration, the Karabakh conflict has been called a “frozen conflict”. However, the Karabakh conflict is not actually “frozen” as has been described because it has caused casualties more often than not. In April 2016, the most severe armed conflicts betwe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ook place, resulting in the most casualties since the 1994 cease fire agreement. The OSCE, the European Unio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alled both parties involved to comply with the cease fire agreement. The OSCE is the main actor to mediate between the conflicting parties, and the Co-Chairs of the Minsk Group are the primary mediators. Nonetheless, afte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f efforts in promoting mediation, the OSCE has made little progres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Karabakh conflict and then explore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United Nation, the OSCE and EU) and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 south Caucasus (Russia, Turkey, and Iran)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onflict. Third, the difficulties of reaching a final settlement will also be discussed. The paper ends with a conclusion.

---

**關鍵字：**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卡拉巴赫衝突、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南高加索

**Keywords:**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Karabakh conflict, Armenia, Azerbaijan, South Caucasus

## 壹、前言

自上一世紀的冷戰結束以來，在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以下簡稱歐安組織)所涵蓋的廣大區域內，喬治亞共和國境內的阿布哈茲(Abkhazia)與南奧賽提亞(South Ossetia)，摩爾多瓦的德涅斯特河區(Transdnistria)，以及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卡拉巴赫區(Karabakh)，這三區的衝突歷時已久，至今尚未解決，以致獲得「被凍結的衝突」(frozen conflict)之稱；其中，卡拉巴赫區更由於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緊張對峙，屢屢爆發人員傷亡的武裝衝突。卡拉巴赫區不是一個被冷凍的區域，它反倒是一個可能將鄰國(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捲入衝突過程的熱衝突區。

卡拉巴赫區的衝突由來已久，可追溯至 19 世紀初。冷戰結束後，雙方的衝突越發激烈，終於在 1992 年爆發兩國的戰爭。1994 年 5 月，在俄羅斯的調停下，兩國雖簽訂停火協定，但彼此之間的武裝衝突並沒有因為停火協定而被凍結。相反的，雙方關係因為卡拉巴赫區而時時劍拔弩張。2014 年，兩國爆發自停火協定以來的最大衝突。持續三天的武裝衝突，共造成約 30 位士兵死亡。<sup>1</sup>亞塞拜然的國防部長指責亞美尼亞的破壞團體試圖越過兩國邊界的接觸線(Line of Contact)；亞美尼亞則指責亞塞拜然試圖以挑釁，再度引起國際社會對卡拉巴赫衝突的重視。<sup>2</sup>2016 年 4 月 2 日，兩國再度爆發更為嚴重的武裝衝突，總共造成約百位士兵和平民傷亡。亞塞拜然國防部且宣稱已經「收復」卡拉巴赫地區某些失土。<sup>3</sup>

衝突發生後，歐安組織常設理事會(Permanent Council)隨即於 4 月 5 日召開緊急會議。會中，各國代表除對武裝衝突表達深度憂慮之外，呼籲

---

<sup>1</sup> Joshua Kucera, "At Least Ten Killed In Karabakh's Worst Fighting In 20 Years," *EURASIANET*(August 1, 2014), <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9321>.

<sup>2</sup> Ibid..

<sup>3</sup> Joshua Kucera, "Amid Heavy Fighting, Azerbaijan Claims 'Liberation' Of Some Karabakh Territory," *EURASIANET*(April 2, 2016), <http://www.eurasianet.org/node/78076>.

雙方回到政治協商的途徑，並重申歐安組織在兩國衝突中，扮演和平解決爭端的核心角色，以及各方應支持明斯克小組(Minsk Group)為解決爭端所做出的努力。<sup>4</sup>

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成立於 1992 年，其任務為協助處理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兩國之間，因卡拉巴赫區所爆發的武裝衝突。明斯克小組成立後，歷經二十餘年協商，成效迄今有限，兩國之間的衝突未曾稍減。亞塞拜然甚至指責明斯克小組成員偏袒亞美尼亞，致使小組未能秉公處理雙方的領土糾紛。

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兩國之間的武裝衝突，可以說是南高加索地區的不穩定因子。兩國之間何以爆發武裝衝突？連同歐安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的介入與處理情形和成效又是如何？與這兩個國家為鄰的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又分別扮演何種角色？這些問題是本文關切的重點，也是本文嘗試釐清和回答的問題。

## 貳、卡拉巴赫區衝突的緣起與發展

卡拉巴赫衝突若以前蘇聯解體為時間上的分界線，在前蘇聯解體以前，該衝突屬於其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糾紛；前蘇聯解體後，卡拉巴赫衝突一躍成為兩個主權獨立國家之間的戰爭。

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兩國之間的衝突點為納格羅—卡拉巴赫 (Nagorno-Karabakh) 地區。今日，卡拉巴赫區位於亞塞拜然境內，但在 18 世紀以前，卡拉巴赫區曾經分屬不同的帝國領地，受到奧圖曼土耳其帝國、俄國和波斯帝國之間的衝突的影響。1805 年，第二次俄國和波斯帝國之間的戰爭後，卡拉巴赫區成為俄國的領地，十餘萬亞美尼亞人分別從波斯和奧圖曼帝國遷徙入卡拉巴赫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土耳其屠

---

<sup>4</sup> “OSCE participating States discuss recent escalation in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zone,” OSCE(April 5, 2016), <http://www.osce.org/cio/231431>.

殺亞美尼亞人，致使亞美尼亞人出走奧圖曼帝國，遷移入卡拉巴赫區。<sup>5</sup>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分別宣佈獨立，並宣稱擁有卡拉巴赫區的主權。亞美尼亞所持的理由是該地區的人民多數為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的理由是該地區除了為亞塞拜然回教徒的牧場之外，整個地區都在亞塞拜然的領土內。由於兩國相持不下，且爆發多起的衝突，兩國遂於 1919 年 8 月簽訂暫訂協定，在確保該地區亞美尼亞人的文化與行政權自主的條件下，將該區劃歸給亞塞拜然。<sup>6</sup>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成立後，卡拉巴赫區曾自行宣布歸屬於亞塞拜然。但在 1921 年，前蘇聯與土耳其的莫斯科條約中，將納奇什萬 (Nachitschewan) 定位為亞塞拜然底下的一個自治共和國，<sup>7</sup>而卡拉巴赫區在公民投票決定地位和歸屬之前，為亞塞拜然的一部份。但在 1923 年，莫斯科卻以行政命令把卡拉巴赫區定位為亞塞拜然的一個自治區。此一行政命令引發居住於卡拉巴赫區的亞美尼亞人的不滿，埋下日後衝突的種子。

1924 年，亞美尼亞人約佔卡拉巴赫區總人口的 94%，此一人口多數，再加上文化與行政的自主權催生出亞美尼亞人的自我意識。不過，在前蘇聯的計畫經濟模式下，卡拉巴赫區卻是一個受到忽視的區域；再者，儘管卡拉巴赫區名為自治區，擁有自己的行政機構，卻事事必須仰賴亞塞拜然。在此一雙重的擠壓之下，與亞美尼亞連結在一起，似乎成為卡拉巴赫區較有希望的出路。<sup>8</sup>

---

<sup>5</sup> 1915 年，大量亞美尼亞人遭奧圖曼帝國殺害，亞美尼亞堅稱死亡人數為 150 萬人，係屬有計畫的民族大屠殺。土耳其則駁斥屠殺的指控，承認死亡人數約為 30 萬人，是戰爭下的亡魂。亞土兩國之間因此一事件關係一直不睦。

<sup>6</sup> Emil Souleimanov: "Der Konflikt um Berg-Karabach." In: OSZE-Jahrbuch. – 10 (2004), Bd. 10 (2004), (Baden-Baden: Nomos Verlag, 2005), pp. 217-219.

<sup>7</sup> 納奇什萬的土地面積約 5500 平方公里，人口約 45 萬人，為亞塞拜然的外飛地，北與亞美尼亞相接，南與伊朗為鄰。

<sup>8</sup> Felix Kuntzsch, "Fortschritt im Stillstand? Eine Bestandsaufnahme des Konflikts um Bergkarabach," *AG Friedensforschung*, <http://www.ag-friedensforschung.de/regionen/Aserbeidschan/kuntzsch.html>.

在 1988 年以前，卡拉巴赫區的地區蘇維埃曾多次提出確實實踐地區的文化和行政自治權利，以及將卡拉巴赫區與亞美尼亞連結的呼籲。這些呼籲不僅受到莫斯科的漠視，亞塞拜然更以亞美尼亞境內也住有亞塞拜然人，卻也沒有文化自主權來回應。1988 年 2 月，卡拉巴赫蘇維埃提出重新劃分邊界，並將卡拉巴赫劃分為亞美尼亞自治區的要求。莫斯科拒絕此一要求，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也走上街頭，分別支持或抗議此一要求。在亞塞拜然首都巴庫（Baku）西北方的一個小鎮蘇姆蓋特(Sumgait)爆發亞塞拜然人當街屠殺亞美尼亞少數族群的事件，致使 14,000 位亞美尼亞人逃離蘇姆蓋特。<sup>9</sup>蘇姆蓋特事件正式引爆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仇恨，從此兩國分別驅離居住於本國，但屬對方的少數民族。

面對此一情勢，前蘇聯一方面以經濟和社會改革計畫試圖緩和卡拉巴赫區的要求，另一方面卻又以鎮壓手段對付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運動。1988 年 7 月，卡拉巴赫地區蘇維埃正式宣佈脫離亞塞拜然，自行更名為亞美尼亞共和國自治區。亞塞拜然隨即封鎖卡拉巴赫和亞美尼亞之間的交通與經濟往來，作為報復；而亞美尼亞也以切斷亞塞拜然和其自治區納奇什萬之間的聯繫為因應。兩國之間的緊張情勢升高，雙方分別以封鎖、驅離和殺害作為報復手段，其結果是大量居民被迫遷移他處，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以及因驅離而產生的強烈歸鄉意識。<sup>10</sup>

1989 年 1 月，莫斯科將卡拉巴赫區直接置於中央的管轄之下，試圖以此一方式來緩和兩個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緊張情勢。不過，地方的衝突卻不受新措施的影響，有越演越烈的趨勢。11 月，由於未能減緩情勢，莫斯科又重新把卡拉巴赫區置於亞塞拜然的管理之下。然而，居住該地區的亞塞拜然人已經被亞美尼亞人驅離殆盡，亞塞拜然已無法對該區實施有效的管轄權。

---

<sup>9</sup> 確切被殺的亞美尼亞人人數，各方說法不一，從 26 人到 33 人都有。屠殺案據稱為被驅離出卡拉巴赫區的亞塞拜人所為。

<sup>10</sup> Emil Souleimanov, op. cit..

1990年，雙方的衝突正式進入准戰爭的狀態。因槍械走私容易，以及被驅離者自願加入民兵組織，雙方在邊界地區爆發小型武裝衝突，各自以對方的村莊做為「血洗」和驅離的對象。在卡拉巴赫區則是該地區的民兵與前蘇聯紅軍發生武裝衝突。1991年，前蘇聯解體，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分別宣佈獨立，而卡拉巴赫區也宣佈獨立，成立「納格羅卡拉巴赫共和國」(Nagorno-Karabakh Republic)。隨著前蘇聯解體，紅軍退出卡拉巴赫區，卡拉巴赫區成為完全由亞美尼亞人控制的地區。1992和1993年，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武裝衝突不斷，兩國之間的戰爭卻演變成對亞美尼亞有利的局面。1994年5月5日，在俄羅斯的調停下，雙方及卡拉巴赫代表於吉爾吉斯首都簽訂備忘錄，表示將於8日到9日的零時停火，並且將儘速簽訂與制止再發生敵對行為、部隊撤出佔領區、恢復通訊、難民返鄉等具約束性的協定。<sup>11</sup>

從1988到1994年之間，兩國戰爭的結果是約三萬人死亡，超過一百萬人流離失所，其中有60萬難民湧入亞塞拜然，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亞美尼亞除佔領卡拉巴赫區外，另外還佔領環繞卡拉巴赫區，且屬於亞塞拜然的七個行政區，兩者土地面積約佔亞塞拜然國土的百分之二十，亦即戰爭結束後，亞美尼亞佔領亞塞拜然五分之一的土地。雙方雖已簽署停戰協定，但卻保持高度緊張對峙狀態，邊界屢屢爆發武裝衝突。此一敵對狀態持續至今已達二十餘年，沒有任何一方有能力徹底解決問題，也沒有任何一方願意讓步。

### 參、國際組織的介入

雙方爆發戰爭後，聯合國、歐安組織等陸續做出決議，並介入協調。但

---

<sup>11</sup> “The Bishkek Protocol,” (May 5, 1994),

[http://peacemaker.un.org/sites/peacemaker.un.org/files/ArmeniaAzerbaijan\\_BishkekProtocol1994.pdf](http://peacemaker.un.org/sites/peacemaker.un.org/files/ArmeniaAzerbaijan_BishkekProtocol1994.pdf).

由於衝突團體堅持已見，不願妥協，成效迄今有限。

### 一、聯合國

在 1993 年兩國戰爭白熱化之際，聯合國安理會從 4 月 30 日到 11 月 12 日，先後通過四項決議案（分別是第 822、853、874 和 884 號）。在 4 月 30 日的第 822 號決議案內，安理會強調尊重該地區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表示支持歐安組織架構下的和平解決衝突過程，要求：<sup>12</sup>

1. 立即停止敵意行為，以建立持久的停火，佔領部隊立即撤出亞塞拜然被佔領的克爾巴亞區（Kelbadjar district）和新近佔領的地區。
2. 相關團體應在明斯克小組的和平解決衝突過程內，立即協調解決衝突。
3. 勿阻止國際人道救援組織前往衝突區，協助處理因衝突而產生的人道問題。

7 月 29 日，安理會通過有關卡拉巴赫衝突的第二次決議案（第 853 號）。在該決議案內，安理會明確表示，維護亞塞拜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譴責佔領亞塞拜然的土地和轟炸有人居住的地區的行為。<sup>13</sup>不同於第 822 號決議案，安理會要求：

1. 亞美尼亞政府運用影響力，使卡拉巴赫區的亞美尼亞人遵守安理會的相關決議案。
2. 在立即停止敵對行為和協商出持久的停火協定之際，應恢復該地區的經濟、運輸和能源往來聯繫。

---

<sup>12</sup> “Resolution 822(1993)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3205<sup>th</sup> meeting,” *Refworld*(April 30, 1993), <http://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vtx/rwmain?page=search&docid=3b00f15764&skip=0&query=822>.

<sup>13</sup> “Resolution 853 (1993)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3259<sup>th</sup> meeting,” *Refworld*(July 29, 1993),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b00f15a60.html>.



### 3. 其他國家勿提供武器彈藥，以避免衝突升級。

在之後的第 874 和 884 號決議案內，安理會依舊呼籲衝突團體停止敵意行為、要求敵對各方在俄國政府直接接觸的協助之下，繼續協商持久性的停火協議，以及要求其他國家避免介入或干預此一地區，以免衝突擴大。<sup>14</sup>

直到 1994 年 5 月，三方（亞美尼亞、亞塞拜然，以及卡拉巴赫區）在俄國介入調解，且達成停火協議之前，衝突各方並未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的四項決議案。不過，安理會的決議案卻明確表達國際社會對卡拉巴赫衝突的原則：

1. 尊重和維護亞塞拜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連同卡拉巴赫在內的被佔領區，皆屬亞塞拜然的土地。
2. 支持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為商討解決卡拉巴赫衝突的主要機制。
3. 承認俄國在明斯克小組的支持下，為促成停火協議的主要調解人。

聯合國安理會自從通過上述四項決議案後，未再通過與卡拉巴赫衝突有關的決議案。其中原因，一來是衝突各方已在 1994 年達成停火協議，二來是在明斯克小組共同主席(Co-Chairs)的協調下，和平解決衝突過程，雖無具體結果，但仍持續著。最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安理會於決議案內的各項要求並未被衝突各方遵守。換言之，舊的要求既未被遵守，那麼就無必要再通過新的決議案。<sup>15</sup>

## 二、歐安組織

---

<sup>14</sup> “Resolution 884(1993)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3259th meeting,”

*Refworld*(November 12, 1993),

<http://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vtx/rwmain?page=printdoc&docid=3b00f16520>.

<sup>15</sup> Vladimir Kazimirov, “Karabakh and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Highlight*(XII.2004),

<http://karabakhfacts.com/karabakh-and-un-security-council-resolutions/>.

1992年3月24日，歐安組織部長理事會(Ministerial Council)在赫爾辛基召開外長特別會議。會中，就卡拉巴赫衝突，部長理事會除要求衝突各方克制之下，授權輪值主席丁斯比爾(Jirí Dienstbier)盡快組成一個常設性論壇，在歐安組織之價值與原則的基礎上，商討如何和平解決卡拉巴赫衝突。部長們並同意該論壇由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白俄羅斯、德國、法國、義大利、俄羅斯、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土耳其和美國組成，首次會議應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Minsk)召開，選出會議主席，且邀請卡拉巴赫區的代表以相關利益人的身份與會。<sup>16</sup>5月1日，在資深官員理事會第10次會議上，正式成立明斯克會議。

由11個歐安組織參與國(Participating States)組成的明斯克會議，<sup>17</sup>原本是籌備停火協定的會議，之後由於在俄國的斡旋下，衝突各方達成停火協定，故明斯克會議轉變成為交涉和協商和平解決衝突的明斯克小組(Minsk Group)。明斯克小組的發展可以小組主席為基準，劃分出三個階段：1992-1994、1994-1996、1997至目前。

在明斯克小組成立後到1994年12月歐安組織布達佩斯高峰會議之前，明斯克小組主要由主席負責調協的工作。小組的首任主席由義大利籍拉法耶里(Mario Raffaelli)擔任(1992.03-1993.11)，之後由瑞典接任(1993.12-1994.12)。在義大利擔任主席期間，主要的工作重點在於促成衝突雙方停火。明斯克小組向衝突團體提出一系列以實踐聯合國第822和853

---

<sup>16</sup> 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離後，由芬蘭取代其席位。見：“Zusammenfassung der Schlußfolgerungen des Ersten Zusätzlichen Treffen des Rates, Helsinki, 24. März 1992,” Ulrich Fastenrath (ed.), *Dokumente der Konferenz übe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Berlin: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1992), pp.1-3.

<sup>17</sup> 歐安組織的前身為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由於會議的非固定性質，故與會國家不稱為會員國(member states)，而稱為參與國。1990年，歐安組織制度化，成立固定組織後，依舊保留參與國名稱，以作為紀念。

號決議案為主的時間表，<sup>18</sup>希冀在兩個月內，達成停火的目標：停止戰鬥、撤除武裝部隊、接受歐安組織任務團進駐衝突地區，完成停火協定。<sup>19</sup>除了軍事行動之外，該時間表亦涵蓋人道面向，如交換戰俘、國際人道救援等。不過，明斯克小組提出的停火時間表卻無法獲得所有參與成員（包括衝突當事團體）的同意。

1993年12月瑞典籍的伊利亞森（Jan Eliason）接任明斯克小組主席的職位。不同於前任，伊利亞森改採穿梭外交和主席與當事團體領導人當面會談的策略。會談的首要目標則在促成雙方停火。1994年，由於亞美尼亞在戰事上獲得進展，持續不斷佔領亞塞拜然的土地，亞塞拜然為避免土地大量流失，遂在俄羅斯的調停下於5月同意簽訂停火協定。明斯克小組主席的工作重點逐漸轉往鞏固停火協定，以及協商和平解決衝突的方向。除此之外，歐安組織同時還籌組觀察任務團，一旦雙方同意，將在最短時間內派遣任務團至卡拉巴赫區。歐安組織的任務團初期（三天內）由24位觀察員組成，其中包括10位清理地雷的專家；兩個星期後，可擴大至56人的規模，最多可增至214至255人之間，預算編列7千5百萬奧地利幣。<sup>20</sup>

明斯克小組共包含11個歐安組織的參與國，在義大利和瑞典擔任主席期間，由於俄羅斯和西方國家的立場不一，內部逐漸演變出兩個陣營：一方是俄羅斯，另一方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此種內部不一致的情勢，讓當事團體得以「選邊站」。這對協商和平解決衝突具有負面的影響。歐安組織1994年的秘書長年度報告即明白地指出：「達到成功的關鍵之一

---

<sup>18</sup> 計畫名稱為“Adjusted Timetable of Urgent Steps to Implement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822 and 853,” 見：“OSCE: Annual Reports 1993,” *OSCE*(October 31, 1993), <http://www.osce.org/secretariat/14581?download=true>.

<sup>19</sup> Rexane Dehdashti-Rasmussen, “Der Konflikt um Berg-Karabach: Ursachen, Verhandlungsstand und Perspektiven“, in: IFSH(ed.), *OSZE-Jahrbuch 2006*(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2007), p. 213.

<sup>20</sup> “OSCE: Annual Reports 1994,” *OSCE*(November 14, 1994), p. 12, <http://www.osce.org/secretariat/14569?download=true>.

是，將歐安會議和俄羅斯聯邦的努力協調一致」，<sup>21</sup>換言之，鑑於俄羅斯在此一地區的地緣和戰略利益，要解決卡拉巴赫衝突，就必須把俄羅斯的利益和歐安組織的利益合為一致，讓俄羅斯在歐安組織的架構內達到它的利益。

也就因為如此，1994年12月歐安組織布達佩斯高峰會議，決議將明斯克小組的主席改為共同主席制，以確保和衝突團體交涉時，小組內部意見和立場的一致性。明斯克小組開會時，由共同主席主持會議，會後向輪值主席提交報告，並定期向常設理事會提交工作報告。此外，高峰會議還提出三個工作方向：1. 在與俄羅斯和其他明斯克小組成員國的合作下，確保衝突各方遵守停火協定；2. 研擬建立信任措施，尤其是在人道領域，以協助難民，以及 3. 協助輪值主席研擬派遣歐安組織國際和平部隊進駐卡拉巴赫衝突地區的可能性。<sup>22</sup>

依據1994年高峰會議的決議，1995年1月輪值主席任命瑞典籍的艾里亞森(Jan Eliason)和俄羅斯籍的羅辛斯基(Valentin Lozinsky)兩人為明斯克小組共同主席，以協調歐安組織和俄羅斯兩者之間的行動；4月任命芬蘭籍的塔爾維提(Keikki Talvitie)接任艾里亞森的職位。明斯克小組的共同主席制確實達到使小組內部意見協調一致的效果。8月，輪值主席再任命波蘭籍的皮茲古德斯基(Stanislaw Przygodzki)為輪值主席個人代表(Person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airman-in-Office)，主要的任務為派駐當地，一方面監視情勢發展，另一方面則是與當事團體接觸，協助共同主席的協商工作。自1997年起，共同主席由俄羅斯、美國和法國擔任迄今。

自從成立共同主席後，共同主席與當事團體展開定期外長會議，甚至促成三邊的高峰會議(如2006年的巴黎會議)；也曾提出解決衝突問題的階

<sup>21</sup> “OSCE: Annual Reports 1994,” *OSCE*(November 14, 1994), p. 11, <http://www.osce.org/secretariat/14569?download=true>.

<sup>22</sup> “Budapester Dokumente 1994,” Ulrich Fastenrath (ed.), *Dokumente der Konferenz übe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 (Berlin: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1992), B. 5, pp. 13-15.

段性計畫(1997年)、<sup>23</sup>共同國家制(1998年)或馬德里原則(Madrid Principles, 2007年)。<sup>24</sup>在這些方案當中，以2007年的馬德里原則最受關注，原因在於它是基於國際法的領土完整和民族自決等基礎妥協而來。馬德里原則有六點：<sup>25</sup>

1. 將亞美尼亞控制下的納格羅—卡拉巴赫四周區域歸還亞塞拜然。
2. 納格羅—卡拉巴赫獲得安全與暫時自治地位的保證。
3. 亞美尼亞和納格羅—卡拉巴赫建立一條通路走廊。
4. 納格羅—卡拉巴赫的最終地位由住民公投決定。
5. 被驅離的民眾回到先前居住的地區。
6. 一項包含維和行動在內的國際安全保證。

馬德里原則已經成為解決卡拉巴赫衝突的基本方針，2009年舉行的九大工業國高峰會議(G9)也呼籲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總統，在馬德里原則的基礎上，解決彼此之間的少數歧見。然而，亞塞拜然所堅持的領土完整與亞美尼亞毫不退讓的民族自決，兩者之間的矛盾使得協商解決卡拉巴赫衝突的進展非常有限。<sup>26</sup>

---

<sup>23</sup> 階段性計畫由明斯克小組共同主席提出，其要點有：1. 亞美尼亞軍隊退出除卡拉巴赫區之外的所有佔領區，另一方面則解除對亞美尼亞的封鎖；2. 亞塞拜然難民返鄉，國際維和部隊進駐，以維護區域內的安全；3. 開始談判卡拉巴赫區的地位問題。亞塞拜然同意卡拉巴赫擁有最低限度武裝的民兵和自治權利，但堅持卡拉巴赫區必須是亞塞拜然的一個自治區，而不是獨立共和國。卡拉巴赫區則是拒絕任何與亞塞拜然有上下隸屬的垂直關係。

<sup>24</sup> 「共同國家制」為包裹解決方案：在國際法上，卡拉巴赫隸屬亞塞拜然，但擁有自己的軍隊與憲法，以及有權否決亞塞拜然有關卡拉巴赫的立法，等同於一個獨立的國家。亞塞拜然拒絕此一方案。Rexane Dehdashti-Rasmussen, "Der Konflikt um Berg-Karabach: Ursachen, Verhandlungen und Perspektiven," *OSZE-Jahrbuch 2006*(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2007), p. 217.

<sup>25</sup> "Statement by the OSCE Minsk Group Co-Chair countries," *OSCE*(July 10, 2009), <http://www.osce.org/mg/51152>.

<sup>26</sup> 1996 里斯本高峰會議輪值主席代表除了亞美尼亞之外的其他 53 個國家發佈一份主席宣言，聲明解決衝突的原則須包含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領土完整。亞美尼亞則發表單獨

### 三、歐洲聯盟

與歐安組織相比，歐盟在卡拉巴赫衝突問題中，扮演次要的角色：既不像歐安組織擔任主要調解者，也非全然置身事外。當卡拉巴赫區爆發衝突時，彼時的歐盟雖已建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tic)，但卻缺乏執行政策的必要工具。因此，歐盟只得視歐安組織的明斯克小組為解決衝突的首要工具，以及歐盟視歐安組織為主要調解者。

歐盟與南高加索地區的關係建立在歐盟與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和喬治亞等三國的個別關係之上。1999年，歐盟分別與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簽訂「夥伴與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規範雙方的政治對話、貿易、投資、經濟、立法等廣泛的合作項目。在「夥伴與合作協定」中，並無直接提及卡拉巴赫衝突問題。歐盟除承認支持兩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有助於促進歐洲地區的和平與安定之外，也強調和平解決爭端，以及在聯合國和歐安組織的架構下，互相合作以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必要性。

2004年，歐盟將兩國納入「歐洲近鄰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內，並以「歐洲近鄰政策行動計畫」(ENP Action Plan)取代1999年的「夥伴與合作協定」。在行動計畫內，歐盟直接提出和平解決卡拉巴赫衝突的要點：<sup>27</sup>

1. 增加外交努力，持續支持和平解決衝突。
2. 支持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在聯合國與歐安組織的架構下，解決爭端

---

聲明，表示該份主席聲明違反明斯克小組權責的精神，亞美尼亞確信自決原則乃是解決問題的答案。見：“Annex1 Statement of the OSCE Chairman-in-Office” and “Annex2 Statement of the Delegation of Armenia,” OSCE(December 3, 1996), <http://www.osce.org/mc/39539?download=true>.

<sup>27</sup> 歐盟與亞塞拜然行動計畫(EU/Azerbaijan Action Plan)第三點優先行動領域一，[http://eeas.europa.eu/enp/pdf/pdf/action\\_plans/azerbaijan\\_enp\\_ap\\_final\\_en.pdf](http://eeas.europa.eu/enp/pdf/pdf/action_plans/azerbaijan_enp_ap_final_en.pdf).

的努力。

3. 鼓勵民眾與民眾的接觸。
4. 強化歐盟與當事國的對話，以加速協商政治性的解決爭端。

這四項要點分別載於歐盟與兩國的行動計劃內，且文字完全相同。此種無差別待遇雖表達出歐盟的第三者中立態度，但空泛的要點對解決雙方的衝突並無實質的助益。

2008年，為強化和歐盟擴大後之東鄰國家(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喬治亞、摩爾多瓦和烏克蘭)的關係，歐盟提出「東邊夥伴」(Eastern Partnership)計畫，並於2009年開始執行。「東邊夥伴」包含定期化的多邊會議與個別化的合作計畫：前者主要有兩年一次的高峰會議、每年一次的外長會議和每年兩次的資深官員與專家會議；後者則是歐盟與五國各別商訂出的合作計畫，以促進個別國家的發展。如同「歐洲近鄰政策行動計畫」，卡拉巴赫衝突並非是「東邊夥伴」計畫的主要關切點。在首次的高峰會議上(2009年)，與會各國並無提及東邊區域內的衝突，只強調盡早和平解決爭端的必要性而已。2015年在里加(Riga)舉行的高峰會議，東邊夥伴國家內的衝突已出現在會後的公報上。在卡拉巴赫衝突方面，與會各國強調支持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在解決衝突方面所做的努力。<sup>28</sup>

2003年，為協助處理解決卡拉巴赫衝突，歐盟特別設置南高加索特別代表(EU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the South Caucasus)。<sup>29</sup>特別代表的主要職責在於協助各方解決相關區域內(亦即卡拉巴赫區和喬治亞內部)的衝突。就卡拉巴赫區而言，歐盟特別代表除了和衝突當事國(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舉行定期會議外，並且全力支持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的協商工作。自

---

<sup>28</sup>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Summit, Riga, (May 21-22, 2015), [http://eeas.europa.eu/eastern/docs/riga-declaration-220515-final\\_en.pdf](http://eeas.europa.eu/eastern/docs/riga-declaration-220515-final_en.pdf).

<sup>29</sup> 此一職位日後與喬治亞特別代表合併成為「歐盟南高加索和喬治亞危機特別代表」(EU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the South Caucasus and the crisis in Georgia)。

歐盟設立此一職位以來，特別代表雖穿梭當事國首都，進行會議外交，但迄今並無實際成效。故設立此一職位被認為是，歐盟對解決此一地區衝突的被動反應而已。<sup>30</sup>

2016年4月，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爆發自1994年停戰以來死傷最為慘重的武裝衝突。據推測，之所以會發生武裝衝突，乃在某一方(或雙方)企圖透過武力手段，再度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協助解決卡拉巴赫衝突。不過，此一方法似乎並未能奏效。至少就歐盟而言，此一衝突並未列入6月28日高峰會議的議題內。歐盟當前重大且列入高峰會議程的主題為移民與恐怖主義，在對外關係方面，敘利亞、利比亞和烏克蘭則為會議討論的重點。卡拉巴赫衝突已經成為懸而未決的陳年問題，被其他更為重要的議題所覆蓋。

歐盟對南高加索地區的政策重點有二：衝突處理和促進政治發展。前者，歐盟以聯合國安理會的四項決議案為基礎，支持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的協調工作；後者則是透過歐盟的近鄰政策與東邊夥伴計畫。在卡拉巴赫衝突中，歐盟可說是只扮演次要角色而已。究實而言，其原因或許在於卡拉巴赫衝突並不屬於歐洲利益的核心，與2008年的喬治亞衝突不同，更有別於科索沃。<sup>31</sup>

## 肆、鄰近國家

就地理位置來看，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鄰國有喬治亞、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除了喬治亞之外，其他三國皆涉入兩國的衝突關係中，尤其是俄羅斯更具舉足輕重的地位。

---

<sup>30</sup> Ulviyye Aydin, "May the European Union undertake any Role in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Resolution?," *Azerbaijani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No. 4, p. 54, <http://oaji.net/articles/2015/1790-1445330597.pdf>.

<sup>31</sup> Aschot Manutscharjan, "Ein Jahr nach dem georgisch-russischen Krieg," *Die Politische Meinung,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Nr.477(August 2009), p. 60.



## 一、俄羅斯

南高加索地區為前蘇聯的領土，自前蘇聯瓦解後，俄羅斯對此一近鄰地區(near abroad)的政策目標即在於確保其影響力，俾讓此一地區仍隴罩在它的勢力範圍之內。俄羅斯不僅在亞美尼亞保有空軍基地，維持一支約五千人的駐軍，更將亞美尼亞納入由它所領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該組織為具有集體防衛意涵的軍事組織，自 1999 年亞塞拜然和喬治亞退出後，亞美尼亞便成為該組織內唯一的南高加索國家。如此一來，俄羅斯自然也就成為亞美尼亞的戰略與安全伙伴。

俄羅斯為亞美尼亞的最大武器供應國，亞美尼亞的軍事武器幾乎全來自俄羅斯。2013 年，亞美尼亞從俄羅斯進口價值 1.6 億美元的武器。<sup>32</sup>2016 年的衝突之後，亞美尼亞更計畫向俄羅斯購買 2 億美元的武器，包括多管火箭、防空飛彈、反坦克飛彈等。<sup>33</sup>但另一方面，俄羅斯也是亞塞拜然的最大武器供應國。2014 和 2015 年期間，亞塞拜然總共進口價值 8.87 億美元的武器，其中，俄羅斯就佔了約 83%(7.40 億美元)，其次是以色列(14%，1.23 億美元)。<sup>34</sup>俄國此種兩邊都賣武器，且幾乎成為獨家供應者的政策，其意圖乃在於藉此維持雙方的武力平衡局面，不使任何一方強到具有解決對峙的能力，同時還保有對兩方的影響力。<sup>35</sup>

不僅軍事上，在經濟與政治方面，俄羅斯一直都是亞美尼亞的支持

---

<sup>32</sup> 見斯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提供的資料，<http://armstrade.sipri.org/armstrade/page/values.php>。

<sup>33</sup> “Nach Kämpfen in Berg-Karabach: Armenien deckt sich mit russischen Waffen ein,” (April 28, 2016), <http://de.sputniknews.com/politik/20160428/309527994/armenien-kauft-russische-waffen-fuer-200-mio-dollar.html>。

<sup>34</sup> Ibid.

<sup>35</sup> 俄國出售給亞塞拜然的武器數量遠多於賣給亞美尼亞的數量，引起後者的側目。然俄國並不認為此舉為「背叛」盟友，反倒以優惠價格賣武器給亞美尼亞作為補償。見: Sergei Minasyan, “Armeniens Verhältnis zu Russland angesichts der Ukraine-Krise,” *Religion & Gesellschaft in Ost und West*(Nr. 6/7 2015), p. 5, [http://www.g2w.ew/pdf/einzelartikel/RGOW\\_2015-6\\_7\\_minasyan.pdf](http://www.g2w.ew/pdf/einzelartikel/RGOW_2015-6_7_minasyan.pdf)。

者。土耳其在卡拉巴赫衝突爆發後，關閉它與亞美尼亞的邊界，致使亞美尼亞更形孤立，只得越來越依賴俄羅斯。亞美尼亞原本計畫於 2013 年和歐盟簽署「結盟協定」(the Association Agreement)，卻在當年 9 月宣布取消原定簽署，並於 2015 年，轉而加入由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sup>36</sup>這一轉向讓亞美尼亞幾乎全面倒向俄國，成為在對外關係上，極度依賴俄羅斯的南高加索國家。如此一來，西方國家在此一地區的影響力變得極為有限，任何試圖解決卡拉巴赫衝突的努力，都必須顧及俄羅斯在此地區的利益。換言之，缺少俄羅斯，卡拉巴赫衝突是無法解決的。

2008 年的俄喬戰事結束後，俄國前總統麥德維耶夫(Dmitri Anatoljewitsch Medwedew)將注意力轉向卡拉巴赫衝突上。11 月 2 日，在麥德維耶夫的促成下，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總統在莫斯科發表共同聲明，宣布雙方願意以政治途徑和在國際法的基礎上，解決卡拉巴赫衝突。<sup>37</sup>此一聲明係自 1994 年的停戰協定以來，俄國在試圖調解衝突方面的明顯成效。但這份聲明也未被寄予厚望，原因在於聲明內並未賦予各方任何具體的義務；<sup>38</sup>反倒被解讀為俄國有意向歐盟、美國和北約傳達權利主張的訊息，亦即南高加索地區為俄羅斯的後院，不承認它在此一地區的利益，任何國家是無法隨意進出的。<sup>39</sup>

自麥德維耶夫促成三邊高峰會議後，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也延續此一政策，不定期舉行三邊高峰會議。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總統於歷次會議中，一再表達出解決衝突問題的意願，也

---

<sup>36</sup> 「歐亞經濟聯盟」的會員國為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以及亞美尼亞等五國，皆為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sup>37</sup> “Lösung im Konflikt um Berg-Karabach in Sicht,” (November 2, 2008), <http://www.nzz.ch/berg-karabach--1.1208250>.

<sup>38</sup> “Karabach-Vermittlung: Medwedew offenbar kurz vor Durchbruch,” *Rianovosti*(June 24, 2011), <http://de.sputniknews.com/politik/20110624/259558673.html>.

<sup>39</sup> Aschot Manutscharjan, “Brennpunkt Südkaukasus – Ein Jahr nach dem georgisch-russischen Krieg,” *Die Politische Meinung,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Nr. 477(August 2009), p. 64.

於 2016 年 6 月同意提高歐安組織在卡拉巴赫區的能見度。<sup>40</sup>

## 二、土耳其

作為一個區域性大國，不管是從政治、經濟或戰略面向來看，高加索一直都是重要的區域。維持此一地區的穩定，乃就成為土國外交政策的目標之一。這也難怪在 1999 年和 2008 年，土耳其相繼提出高加索地區的穩定公約(Stability Pact for South-Caucasus)或穩定論壇(Stabilitätplattform)，冀圖以合作來訂定出解決爭端的機制。依據土國的規劃，參與穩定合作計畫的可能國家除了南高加索三國外，還包括俄羅斯、伊朗、美國、歐盟和歐安組織。<sup>41</sup>土國的計畫因此一地區的複雜情勢而顯得難以實現，除了俄羅斯持反對態度之外，土耳其相當程度地介入卡拉巴赫衝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亞美尼亞於 1991 年宣布獨立，土耳其旋即宣布予以承認，但兩國的關係卻受到一戰期間亞美尼亞人遭受屠殺事件的影響，關係一直不睦。卡拉巴赫衝突爆發後，土耳其站在亞塞拜然這邊，關閉與亞美尼亞的邊界，終止雙方的外交關係。2008 年，亞美尼亞利用世界盃足球賽會前資格賽(土耳其隊對亞美尼亞隊)的機會，邀請土國外長到亞美尼亞觀賽，開啟雙方外交接觸。此外，美國的壓力和土國想加入歐盟的需求，皆對土亞兩國的關係正常化產生正面的促進作用。在兩國的秘密協商之後，終於在 2009 年達成關係正常化的兩項協議。<sup>42</sup>

土耳其試圖與亞美尼亞恢復正常外交關係，但兩國過往的歷史問

---

<sup>40</sup> “Baku und Eriwan auf verstärkte Präsenz von OSZE in Berg-Karabach geeinigt,” (June 20, 2016), <http://de.sputniknews.com/politik/20160620/310757812/armenien-aserbajdschan-russland-berg-karabach-osze.html>.

<sup>41</sup> Jan Senkyr, “Ein schwieriger Balanceakt,” *Die Politische Meinung*,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Nr. 468(November 2008), pp. 37-38, <http://www.kas.de/wf/de/33.15047>.

<sup>42</sup> 兩項協議分別是恢復外交關係與開放邊界，見：Jan Senkyr, “Türkei und Armenien streben Normalisierung der Beziehungen an,” *Länderbericht*,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October 14, 2009), <http://www.kas.de/tuerkei>.

題，卻成為巨大的障礙；再者，土耳其堅持關係正常化與開放邊界必須與解決卡拉巴赫衝突的進展掛在一起，此一主張亦受到亞美尼亞的抨擊。因此，兩項需國會通過的協議，卻各自遭受國內嚴厲的抨擊，致使一直未能完成立法程序。

亞塞拜然對土耳其來說是重要的，亞塞拜然語不僅近似土耳其語，亞塞拜然更是土耳其，乃至歐洲國家的重要石油和天然氣輸出國。2005年，土耳其、喬治亞和亞塞拜然共同建立與經營，從裏海到土耳其地中海的巴庫—提比里斯—承輸油管(Baku-Tifilis-Ceyhan-Pipeline, BTC)，可使歐洲國家得以擺脫對中東原油的依賴，並進一步強化土耳其扮演區域性大國的角色。土耳其視亞塞拜然為兄弟邦，在卡拉巴赫衝突的問題中，向來支持亞塞拜然。2016年4月的武裝衝突爆發後，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宣稱支持亞塞拜然，甚至希望亞塞拜然打勝仗。<sup>43</sup>土耳其的立場傾向亞塞拜然，但如果卡拉巴赫衝突將周遭國家捲入，則土耳其最終無法置身事外，甚至可能與俄羅斯為敵。因此，與亞美尼亞的關係正常化，對土耳其來說，也就顯得相當重要了。只是土耳其如何在敵對關係之間保持微妙平衡，值得後續觀察。

### 三、伊朗

由於受到西方國家因核子問題而實施的長期性經濟與金融禁運的關係，伊朗一直處於國際孤立的狀態。在核子爭議問題獲得解決之後，美國向聯合國提交解除伊朗禁運的議案，聯合國遂在2015年逐步取消伊朗禁運。<sup>44</sup>美國和歐盟也逐步取消對伊朗的禁運。在2015年取消禁運之前，亞

---

<sup>43</sup> Thomas Schrapel and Florian C. Feyerabend, "Konflikt um Berg-Karabach – Droht ein neuer Krieg im Südkaukasus?," *Länderbericht,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April 2016), <http://www.kas.de/kaukasus>.

<sup>44</sup> "UN stimmen Aufhebung der Iran-Sanktionen zu," (July 20, 2015),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ausland/sicherheitsrat-un-stimmen-aufhebung-der-iran-sanktionen-zu-13711983.html>.

美尼亞也因為國際孤立，試圖和伊朗建立雙邊關係，兩國也簽屬多項合作協定。<sup>45</sup>

亞塞拜然與伊朗的關係向來不睦，原因在於 19 世紀的俄國和波斯邊界戰爭，將亞塞拜然人一分為二，致使今日伊朗北部仍住有亞塞拜然人(約占伊朗人口的 20%，1 千 5 萬人)，而俄國境內的亞塞拜然已成獨立國家，卻不時有統一南部的聲音出現。<sup>46</sup>再者，部分土耳其人也支持此一「統一南亞塞拜然」的主張，讓兩國的關係更為不合。最後，或許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支持亞塞拜然成為對伊朗展開軍事行動的橋頭堡，而以色列位居亞塞拜然第二大武器供應國，此一層關係導致亞塞拜然無法和伊朗展開雙邊對話。<sup>47</sup>

西方國逐步取消禁運後，伊朗感興趣的是貿易，希望可以強化她和「歐亞經濟聯盟」的合作。對伊朗來說，亞美尼亞或許可以成為伊朗進入「歐亞經濟聯盟」的跳板。但一來因亞美尼亞的經濟發展不佳，且國內市場又小，會不會導致伊朗選擇亞塞拜然為貿易對象，有待觀察。不論伊朗的選擇如何，解決卡拉巴赫衝突方面，伊朗所能著力的地方不多。

## 伍、難解的區域衝突

卡拉巴赫衝突屬歐安組織區域內難解的衝突之一，有「被凍結的衝突」(frozen conflict)之稱。之所以如此稱呼乃在於這些衝突從爆發迄今已歷二十餘載，卻仍無法解決，局勢似乎被凍結住。然就卡拉巴赫衝突而言，地區的情勢並非被凍結，而是雙方處於高度的武裝對峙狀態。自 1994

---

<sup>45</sup> Canan Atilgan, "Der Konflikt um Berg-Karabach: Neue Lösungsansätze erforderlich," Länderbericht,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June 21, 2012), [http://www.kas.de/doc/kas\\_31403-1522-1-30.pdf?120621165259](http://www.kas.de/doc/kas_31403-1522-1-30.pdf?120621165259).

<sup>46</sup> Clara Weiss, "Beziehungen zwischen Aserbajdschan und Iran verschlechtern sich weiter," (June 22, 2013), <https://www.wsws.org/de/articles/2013/06/22/aser-j22.html>.

<sup>47</sup> Ibid..

年雙方締結停火協定以後，小衝突未曾止歇。2008年3月，雙方的小規模武裝衝突導致約20位士兵陣亡；2014年約30位；2016年4月，雙方爆發自簽署停戰協定以來最嚴重的武裝衝突，共有約百位軍人與平民傷亡。

衝突爆發後，國際社會相繼呼籲雙方遵守停戰協定，並在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三位共同主席的協調下，以2007年的馬德里原則，來解決彼此之間的衝突。2010年，在前俄羅斯總統麥德維耶夫的斡旋下，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同意馬德里原則為解決衝突的基礎。馬德里原則共有六點，除第六點的維和行動外，其他五點大概可以說，亞塞拜然堅持第一和第五點，而第二、三和四點則是亞美尼亞的要求。

在國際法上，亞塞拜然可說處於有利的地位，不僅聯合國的四項決議案，連歐盟、北約和美國等，皆尊重亞塞拜然的領土完整，且要求被佔領的土地應該歸還給亞塞拜然。再者，原先居住在卡拉巴赫地區的60萬亞塞拜然人於戰爭期間全被驅離，導致難民流離失所，形成亞塞拜然內部嚴重的社會問題。就這批難民來說，回到原先居住地乃是合理的要求。

亞美尼亞在國際法上也有有利之處，卡拉巴赫區目前只居住亞美尼亞人，若依住民自決(馬德里原則第四點)，則卡拉巴赫區將歸屬亞美尼亞。另外，從現實政治(Realpolitik)來看，於戰爭期間所佔領的土地已置於其實際控制之下，若衝突獲得最終解決，不啻意味著亞美尼亞必須做出比目前更糟的讓步。

馬德里原則的第一和第四點雖是雙方各取所需的原則，但此一互相衝突的原則卻成為雙方解決衝突的最大障礙。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共同主席提出的馬德里原則容納衝突團體的意見，部分國際組織或團體則從第三者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例如2001年，佛羅里達和平會談(Florida Peace Talk)與會者提出土地重新規畫的建議，亦即亞美尼亞歸還卡拉巴赫周遭的土地給亞塞拜然，卡拉巴赫和連接亞美尼亞與卡拉巴赫的拉沁(Lachin)走廊獲得自治地位。相對的，亞塞拜然則獲得通往亞塞拜然納奇什

萬自治區的通道走廊。<sup>48</sup>2012年，古爾巴諾夫(Geysar Gurbanov)提出區域統合的概念，也就是在南高加索建立一個政治聯盟，聯盟的成員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sup>49</sup>國際社會屢屢提出各式的解決方案，然而，為何解決卡拉巴赫衝突迄今未顯露和平曙光？

1994年的戰爭之後，亞美尼亞實際上控制著卡拉巴赫區和周遭的大片土地。卡拉巴赫區雖早於1991年就自行宣布成立「納格羅—卡拉巴赫共和國」(Nagorno-Karabakh Republic)，但卻未被國際社會承認。<sup>50</sup>雖是如此，實際上卻已處於獨立狀態。若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達成某種協議，勢必會喪失此一獨立地位。故保持現狀對亞美尼亞的好處多於解決衝突。再者，亞美尼亞現任總統薩爾基揚(Sersch Sargsjan)來自卡拉巴赫區，於1993年至2007年期間擔任亞美尼亞的國防部長。換言之，來自卡拉巴赫區的薩爾基揚，既打過戰爭，是不會讓卡拉巴赫區回到亞塞拜然的統治之下的。

亞塞拜然的情形略有不同。亞塞拜然的武裝部隊人數雖高於亞美尼亞(前者有66,460人，後者為44,660人)，<sup>51</sup>卻一直無法以武力奪回被佔領的土地。亞塞拜然的油礦豐富，因此得以售油所得投資國防建設。2016年4月的嚴重武裝衝突，其爆發原因，有一說認為是亞塞拜然的強硬派利用總統到美國開會不在國內期間，以有限的攻擊來展現亞塞拜然近來所獲得的軍事實力。<sup>52</sup>此一不放棄武力的立場，儘管受到國際的批評，被認為是違反國際法原則，卻對國內的60萬難民具有極大的說服力。

---

<sup>48</sup> Monika Althaus, "Konfliktanalyse: Aserbajdschan, Bergkarabach, Armenien," *Institut for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and Peacebuilding (ICP)*, Switzerland, (September 2012), p. 24.

<sup>49</sup> Ibid., p. 25.

<sup>50</sup> 目前此一「共和國」只被同樣未被國際社會承認的三個「共和國」承認：阿布哈茲 (Abkhazia)、南奧賽提亞 (South Ossetia)，以及德涅斯特河地區 (Transnistria)。

<sup>51</sup> 全球防衛網站提供的數據：

<http://www.globaldefence.net/archiv/streitkraefte-der-welt-world-armed-forces/eurasien/>.

<sup>52</sup> Fredrik Wesslau, "Trouble in Nagorno-Karabakh,"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11, 2016),

[http://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rouble\\_in\\_nagorno\\_karabakh6085](http://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rouble_in_nagorno_karabakh6085).

另外，也有論者認為，亞塞拜然以衝突來移轉國內因油價下跌而引發的經濟危機與民眾對政府的不滿，亦即以戰事來轉移國內的注意力，順帶地對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無進展的作為表達不滿。<sup>53</sup>

歐安組織介入卡拉巴赫衝突的時間長度與衝突爆發的過程一樣長，但歐安組織卻無法解決衝突問題，其原因不僅在於採共識決的歐安組織本身不具任何強制力，參與國的意見分歧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再者，各參與國「利用」歐安組織遂行自身的國家利益，導致歐安組織成為一項工具，而非可以超出國家之外，有能力解決問題的國際組織。2010年，歐安組織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Astana)舉行睽違10年之久的高峰會議。<sup>54</sup>原本期待能夠通過解決衝突問題的行動計劃，甚至通過解決卡拉巴赫衝突的時間表，或為卡拉巴赫區的暫時地位(如馬德里原則所示)取得協議。但這些期望最後落空，原因即是參與國的意見不一，未能就解決方案取得各方的同意。<sup>55</sup>

在高峰會議上，德國總理梅克爾和俄國前總統麥德維耶夫相繼批評歐安組織在解決衝突方面的諸多缺失。<sup>56</sup>麥德維耶夫甚至表示歐安組織已經失去潛能和聲望，它的工作方式與風格必須加以現代化；此外，應以和平手段處理衝突，禁止以武力來解決領土問題。<sup>57</sup>麥德維耶夫直指2008年的喬治亞，但也影射亞塞拜然的一貫立場。不過，俄國對歐安組織的「陽奉

---

<sup>53</sup> Thomas Schrapel and Florian C. Feyerabend, "Konflikt um Berg-Karabach – Droht ein neuer Krieg im Südkaukasus?," *Länderbericht,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April 2016), <http://www.kas.de/kaukasus>.

<sup>54</sup> 歐安組織的首次高峰會議於1975年舉行，簽署赫爾辛基最後協定。1990年舉行第二次高峰會議，通過巴黎憲章。之後每兩年舉行高峰會議。1996年的里斯本高峰會議後，卻遲至1999年才舉行伊斯坦堡高峰會議。之後，因會員國的意見不一，一直停頓至2010年，才又舉行高峰會議。

<sup>55</sup> "OSZE-Gipfel: Bewegung im Karabach-Konflikt?," (December 1, 2010), <http://de.sputniknews.com/meinungen/20101201/257790320.html>.

<sup>56</sup> "Merkel bescheinigt der OSZE erhebliche Mängel," (December 1, 2010),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0-12/osze-gipfel-astana>.

<sup>57</sup> Ibid..



陰違」，早已非新鮮事，歐安組織僅是俄國遂行國家利益的工具之一而已。

原本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共同主席是用於解決卡拉巴赫衝突的，但自從麥德維耶夫以俄國總統的身分介入後，此一衝突問題反倒成為俄國、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三國之間的問題，三邊高峰會議成為協商問題的場所，俄國一躍成為主導者。2016年8月，共同主席之一的美國代表瓦立克(James Warlick)甚至歡迎普丁總統以總統個人身分介入處理卡拉巴赫衝突。<sup>58</sup>美國代表此舉雖可讓解決卡拉巴赫衝突顯露些曙光，畢竟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兩國與俄國關係較為密切，地理上又緊緊相連；但另一方面，卻更加承認南高加索為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在這一場難解的區域衝突裡，美國所扮演的角色並不積極，除了在聯合國安理會內通過相關停火與解決領土爭議的決議案外，似乎不像土耳其，甚或俄國般地直接介入。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利益，大概或許就如萊蒙鐸(Justin Raimondo)所言：圍堵俄國的地緣戰略和考量該區蘊藏龐大原油的經濟利益。<sup>59</sup>以前者而言，亞塞拜然加入北約和美國將在亞塞拜然建立軍事基地的傳聞甚囂塵上，<sup>60</sup>之後即使傳聞未被證實，亞塞拜然仍和北約維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並參與北約的維和行動。就後者來看，美英石油公司掌握的 BTC 油管，不啻可讓龐大的石油繞過俄國勢力範圍，通往歐洲和北

---

<sup>58</sup> “OSZE begrüßt Russland als Garanten für Berg-Karabach-Regelung,” (August 16, 2016), <http://de.sputniknews.com/politik/20160816/312135109/russland-garant-berg-karabach-regelung.html>.

<sup>59</sup> 亞塞拜然通往土耳其的 BTC 輸油管，目前共由 11 家石油公司共同出資經營，其中最大的股份持有者為英國石油公司，其次為亞塞拜然公司，第三為美國雪佛龍能源公司，見：“Baku- Tbilisi-Ceyhan pipeline,” [http://www.bp.com/en\\_az/caspian/operationsprojects/pipelines/BTC.html](http://www.bp.com/en_az/caspian/operationsprojects/pipelines/BTC.html)；Raimondo, Justin, “Bekam Aserbajdschan grünes Licht von den USA für den Angriff auf Bergkarabach?,” (April 5, 2016), <https://haypressnews.wordpress.com/2016/04/05/bekam-aserbajdschan-gruenes-licht-von-den-usa-fuer-den-angriff-auf-bergkarabach/>.

<sup>60</sup> Welisade, Ilgar “USA wollen Aserbajdschan in die NATO locken,” (June 30, 2008), <http://www.ag-friedensforschung.de/regionen/Aserbeidschan/nato.html>.

美市場，確保西方國家油源供應無缺。地緣戰略和石油讓美國在南高加索地區，比較傾向亞塞拜然，但複雜的卡拉巴赫衝突問題，卻阻止了美國大張旗鼓地前進亞塞拜然。

## 陸、結語

卡拉巴赫衝突由來已久，歐安組織的介入協調也歷時二十餘載，迄今成效極為有限。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共同主席所能達成者，大概以馬德里原則最為顯著。馬德里原則可說是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兩國各自主張的綜合版，但卻也是兩國殊難完全同意的解決方案。尤其是亞美尼亞堅持的民族自決和亞塞拜然力守的領土完整，兩者之間存在著幾乎難以融合的矛盾。這也是卡拉巴赫衝突至今難以解決的主要原因。

土耳其和亞美尼亞相鄰，卻與亞美尼亞的「敵國」亞塞拜然有著兄弟般的情誼。另一方面，土耳其在外在的壓力(主要為入會歐盟)下，卻又必須嘗試與亞美尼亞的關係正常化，具體而言，即恢復官方關係和解除邊界封鎖。在卡拉巴赫衝突中，土耳其雖支持亞塞拜然，卻無法對衝突解決有著重大的影響力。更別提長期受到禁運，解除後方開始與鄰國建立友好關係的伊朗。而歐盟完全支持歐安組織在處理衝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她與衝突雙方的關係建立在個別的經濟協助和政治發展上。卡拉巴赫衝突不涉及歐盟的核心利益，因此，歐盟對此一地區的衝突處理著力甚少。

美國在此一地區的作為也與歐盟類似。美國若積極介入處理卡拉巴赫區問題，將無可避免地會和俄羅斯產生正面衝突，只會讓武裝對峙情勢更加惡化。對美國來說，不介入處理衝突，但確保油源供應無缺，亦即確保(美國的)經濟利益不受損害，應該是理性選擇下較好的策略。

南高加索為前蘇聯的領土，也是現今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俄國在此一衝突中扮演多重的角色:既提供武器給敵對的兩國，其總統更以個人的身分介入調解雙方的衝突。在政經方面，亞美尼亞幾乎一面倒地依賴俄羅斯，即

使亞美尼亞國內出現反俄聲浪，<sup>61</sup>兩國的不對等關係於可預見的未來不太會改變。另一方面，俄國也和亞塞拜然維持友好關係。2016年8月，俄、伊朗和亞塞拜然等三國總統聚會於巴庫，商討建立一條從歐洲到東南亞的南北貿易走廊計畫。<sup>62</sup>會後，在三國外長記者會上，外長們表示三國將會加強合作關係，以及定期舉行高峰和外長會議。<sup>63</sup>俄羅斯此種「控制衝突規模」和「和平緩慢協商」的策略，說明了俄羅斯要將南高加索地區牢牢握在手中，作為俄國勢力範圍的前沿的企圖。

在俄國總統的調解下，解決卡拉巴赫區的衝突雖然還未有重大的突破，但至少已促成雙方表達出試圖解決衝突的意願。接下來就看總統普丁能否在任期內(至2018年)，解決此一被稱為「被凍結的衝突」，結束兩國長達百年的恩怨。或許普丁能依其個人聲望和俄國的安全保證(以維和名義，派遣軍隊進入卡拉巴赫地區)，將被亞美尼亞佔領的部分土地，歸還給亞塞拜然，換得亞塞拜然承認卡拉巴赫區的自治地位也說不定。

責任編輯：林正斌

---

<sup>61</sup> 2015年1月曾發生俄國派駐亞美尼亞的逃兵殺害基地附近亞國一家六口的駭人事件。兇手事後被逮捕，俄國卻拒絕把他交給亞美尼亞司法當局。此舉引發亞國人走上街頭抗議。Sergej Minasyan, op. cit., p. 7.

<sup>62</sup> “Baku: Russland, Iran und Aserbajdschan planen neuen Handelskorridor in der Region,” *CONTRA MAGAZIN*, (August 9, 2016), <https://www.contra-magazin.com/2016/08/baku-russland-iran-und-aserbajdschan-planen-neuen-handelskorridor-in-der-region/>.

<sup>63</sup> “Iran, Russland und Aserbajdschan bauen Kooperationen aus,” *ParsToday*(August 9, 2016), [http://parstoday.com/delnews/iran-i12799-iran\\_russland\\_und\\_aserbajdschan\\_bauen\\_kooperationen\\_aus](http://parstoday.com/delnews/iran-i12799-iran_russland_und_aserbajdschan_bauen_kooperationen_aus).